

敬悼「永恆的四師父」

台灣佛教界 淨公老和尚圓寂

文／釋悟因

2020年才剛開始，世界就一直提醒著我們，你以為來日方長，卻忘了世間危脆無常。

澳洲大火、美國流感、非洲蝗災，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擴散全球化之際，二月十五日，世界佛教華僧會會長、台灣高雄阿蓮光德寺住持淨公老和尚圓寂了——傳續白公老人「中國漢傳佛教僧侶深植於漢系僧團」的悲願，撐舉僧伽教育、堅持傳授三壇大戒、佛教權益、慈善救濟四大法幢，六十年來台灣佛教山門清淨，僧相堂堂——淨公老和尚是護法龍象，是功在佛教，是菩薩行深，一直是悟因仰止的楷範。

1957年二月，亞洲流感（H2N2）從中國大陸貴州省開始，不久便全球大流行，那次的流感爆發死亡人數不下數十萬人。那年春天，我剛學佛，正在與父母親爭執著我要出家、要去佛學院出家。但整個台北正爆發流感，「中國佛教三藏學院」才剛開辦沒幾天，就因此停課。我去佛學院看法師們，只知她們是停課、沒上課。但我卻忙得很，一方面忙著跟流行感冒奮戰；一方面承受父母愛我的不忍——父母因為呵護我，不忍心我出家受苦，不斷找來我的同學，勸我打消出家念頭。

到了冬天，我還是毅然決然地出家了！當時我的出家，是從傳統的民間信仰，開始挪移到漢系僧侶的佛學院式出家；拜觀音、拜媽祖、拜祖先、拜天地，拜得是很虔誠，卻不知有經論、有戒律、有僧侶、有法門的差別信仰。

我很慶幸，得在白公老人在十普寺開辦的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出家。佛學院

同時培育有僧、有尼。出家後，我即入佛學院就讀。流感大爆發的期間，淨公時任學院男眾部監學，也是十普寺監院，他對學僧生活都能妥善照料，學院院務能順利推動，淨公有著重要且不可忽略的貢獻。1959年春天，十普寺傳授三壇大戒，淨公擔任我們戒壇的四師父，從那之後，我一直稱呼他「四師父」。儘管他後來承擔了佛教法務的各種重職大任，仰之彌高，但在私下，我一直稱呼他是我受戒的四師父，是「永恆的四師父」。

淨公老和尚——四師父，是白公在台第一位嗣法弟子，長年追隨白公參與中國佛教會、傳戒會。承繼並發揚白公對僧伽教育、弘傳毘尼、護法衛教的關注與悲願，淨公不僅奔走協調政府與佛教界，保護佛教教產，並維護僧尼權益；同時，也投入佛教僧伽教育興辦、社會公益慈善，三壇大戒舉辦等。其中，傳戒不輟以及興辦僧伽教育機構，更是佛法續命所在。1987年，台灣解嚴之後，任何寺院已可自行開辦傳戒法會了，但他的戒壇一直都在傳續授戒。

白公老人在十普寺的中國佛教三藏學院，只辦了兩屆六年。1964年，在臨濟寺開辦「戒光佛學院」、「中國佛教研究院」，仍由淨公老和尚繼續承擔僧伽教育的重擔。1967年，淨公於光德寺附設「淨覺佛學院」，是出家眾專門教育機構，五十多年來，弦歌不絕。我則是在1980年創立「香光尼眾佛學院」，辦學至今。近年，承蒙老人家厚愛，不忘提攜，每年間或提供助學金資助獎勵，鼓勵後學，銘感五內。

春天，有陽光，也有陣陣寒風。淨公老和尚圓滿的行誼，在陽光與寒風之中，安頓眾生，啟迪心靈，成為後學讚仰的典範！